



一路走来

这份守旧,守的也许不只是收音机,更是那份从一而终、不被打扰的清晨时光。在这碎片化的喧嚣里,能守住自己的一方天地和一种习惯,或许也是一种小小的确幸吧。

喜听收音机

□李步洋

我喜欢听收音机。每天早晨,我总是一边听广播,一边烧水、喝茶、做早饭,早已习惯了有声音在耳边流淌的日子。

我用过的第一台收音机是“红灯”牌,后来又用了很长时间的“熊猫”牌。它们都用电池,天天听,就得经常买。后来有了“稳压电源”,能直接用上交流电,本以为省了电池钱,谁知早期的“稳压电源”质量并不“稳”,没用几次,“熊猫”的集成块就烧坏了。

2004年,我与同事逛盐阜人民商场,一眼就被柜台里的德生2000便携式收音机吸引住了。它简朴厚重的造型深得我心,立刻请售货员现场展示。这才发现,它不仅造型好,从液晶屏、按键、旋钮,到天线、外壳和真皮提手,每一个细节都透着“高级”!最关键的是,它交直流两用,全波段调频立体声,能收听的电台特别多,且没有一点杂音。同事和我都赞不绝口。只是488元的价钱实在“烫手”,那时都能买一台电视机了。只因实在爱不释手,便咬咬牙,买了下来。

只是后来,能收听到的电台渐渐少了,我一度怀疑是收音机出了问题。2018年,看到新出的德生600,数字技术更多,功能也更强大,还带有自动搜台功能,我忍不住又买了一台。可多次调试下来,许多电台依然搜不到。细想之下,原因或许不在机器,而在于许多电台或停播,或不再转播。

2020年,孩子送了我一台“天猫精灵”。它可以通过网络播放新闻、音乐,而且语音控制,非常方便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“天猫精灵”几乎替代了收音机。可渐渐地,我发现它播放的内容和收音机里听到的有很大不同。

收音机是广播电台的终端,是传统的舆论工具,它“声音”权威,频道稳定。而“天猫精灵”里的信息,则来自广阔而庞杂的网络。如今,我基本只在清晨听半个多小时新闻和报纸摘要以及盐城新闻。家人说我守旧,可我看手机的时间并不短,看到好的信息也会点赞,遇到感兴趣的也会互动。

我承认,在多媒体时代,图文与视频的海量信息引力巨大,多数人会自然地投身其中。而我可能确实有些守旧了。若问为何,只能自嘲一句“不忘初心”吧。这份守旧,守的也许不只是收音机,更是那份从一而终、不被打扰的清晨时光。在这碎片化的喧嚣里,能守住自己的一方天地和一种习惯,或许也是一种小小的确幸吧。



岁月悠悠

站在家乡的土地上,我的心里无比踏实,抓起一把脚下的泥土凑到鼻尖,仿佛闻到了汗水的咸香。正是乡亲们年复一年挥汗如雨、辛勤劳作,才让我们衣食无忧、生生不息。

温馨的田块名

□徐良观

“连儿湾”“太儿头”“黄家垛子”“五堰荒田”“三叉口”“伦和垛子”……这些都是我所在的村民小组里地块的名字,这些名字是何时、由何人取的,已无法考证,却像烙印般刻进每块土地的肌理,藏进乡亲们的记忆深处,直到今天还在口口相传。

我的家乡——东台南沈灶镇新曙村,每一块田地,不论大还是小,是贫瘠还是肥沃,是高垛子还是低洼田,都有自己的名字,就像村里的每个人一样。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户人家文化有限,识字不多,在长期的耕种过程中,根据土地的面积、地形、地势,或者原来的主人姓名等,给每块土地都命名,这些名字听起来虽然土,可乡亲们叫着顺口,听着暖心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,至今还住在乡村。在我从事教育工作之前的一段时间内,每逢“三夏”和秋收大忙时节,我经常跟着母亲去地里劳动,稍大后,我也被编入了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劳动班子,老队长把我们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劳动班子取名叫“敢闯班”。我们跟着大家在全队里的每块地里都干过活,所以能熟练地说出每块土地的名字。我曾经走访过队里的老农,原来四组的一块地为什么叫“黄家垛子”?他告诉我,可能是很久以前一位黄姓的人家在自家宅基地里摞起来的高垛子,这样的高垛子基本是旱涝保丰收。后来黄姓家族无后了,但他们居住的高垛子还是沿袭传统的叫法,叫“黄家垛子”。

那时我家西南边,有一块田叫“连儿湾”。这块地地势比较高,面积七八亩,一条小河从当年的曙光小学后边一直弯弯曲曲流到荒田的东侧,每到秋天,小河两侧的高高芦苇形成天然的青纱帐。听堂姐说,从小没娘的她,曾经跟在我的父亲后面来到“连儿湾”的青纱帐里,躲避安丰街上的战乱。当时听说敌人害怕中了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的伏击,扫荡时一般不到“连儿湾”。

“五堰荒田”在我老家的西边,荒地不大,有十几亩。我们读小学时,这里还是荒田。荒田的四周是一圈小河,小河上有一座独木桥,我们到邻队常同学家里去玩,开始是爬桥过去,稍大后就小心翼翼地过着独木桥。小学五六年级时,记得常同学家里养着生产队里的牛,他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到“五堰荒田”放牛。蓝天下,牛儿在草地上悠闲自得地啃着青青草,我们则躺在草地上,头枕着手,眼睛望着蓝蓝的天,听他绘声绘色地讲故事。到六年级时,他读的书比较多,就给我们讲“林海雪原”“烈火金刚”的故事。晚霞满天,百鸟归巢,我们还在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位同学给我们讲故事,那时,“五堰荒田”是我们儿童的乐园。

“三叉口”是我们队里的一块田,据说是根据这块土地的位置来取名的。当时元旦河和陈家河从这块土地上流过,这块土地就在两条河的交汇处,形成了三个岔口,后来就给这块土地取名为“三叉口”。这块土地在我老家东南方,土壤黏性强,每到腊月二十三,我们都要到“三叉口”弄点土回来搪灶,这里的土搪的灶膛结实,省草火旺。20世纪70年代,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此地建成亩产吨粮田,乡亲们经过几个冬春的挑河挖沟、平田整地,做到了河道笔直、树木成行、房屋上线、田块成方、沟渠成网。我们也从西北方向搬到了四深沟北,也就是“三叉口”这个地方。

土地是农民的根,乡亲们的家长里短都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,人们见面问候,问起今天到哪里时,便经常提起庄稼地的名号。

如今,我经常在傍晚散步时经过一块块田地,那一块块离家或远或近的田地里生长着供我们生存的粮食蔬菜,一块块或长或宽的土地里藏着我劳动的足迹。站在家乡的土地上,我的心里无比踏实,抓起一把脚下的泥土凑到鼻尖,仿佛闻到了汗水的咸香。正是乡亲们年复一年挥汗如雨、辛勤劳作,才让我们衣食无忧、生生不息。

思念无尽

唯有母亲,总在晨曦未露时便挎着竹篮出门,直到月色爬上屋檐才踏着寒霜归来,她的冬月,是比农忙更甚的操劳。

忆母亲

□杨友林

记忆里,每到冬月,村里的壮劳力便扛起铺盖,奔赴远方的河道工地,留下的村民或搓绳纳鞋,或倚着墙根晒太阳唠家常,日子过得松弛而恬淡。唯有母亲,总在晨曦未露时便挎着竹篮出门,直到月色爬上屋檐才踏着寒霜归来,她的冬日,是比农忙更甚的操劳。

儿时的冬月是家中最拮据的时节。人口少、工分薄,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和炊草总是捉襟见肘,离年终结算分粮尚有两个月光景,备荒便成了母亲刻不容缓的重任。她深知,隆冬一到,冰河冻水、雨雪交加,若不提前筹措,一家人便可能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。那些日子,母亲的身影总出现在集体的棉花田里,霜降后的棉叶枯萎发黄,散落在排水沟旁,她起早贪黑地捡拾,一片片揣进竹篮,积攒起来当炊草,灶台边那堆日渐增高的棉叶,是母亲为我们挡住饥寒的屏障。

除了拾炊草,母亲还会在收割后的山羊地、胡萝卜地里细细翻找,一耙子一耙子地拨开泥土,搜寻着农户们遗漏的“漏网之鱼”。就连别人家丢弃的菜叶、发黄的萝卜缨子,也成了她眼中的珍宝,带回家洗净晾晒,做成可口的咸菜,用来填补越冬和来年春荒的缺口。母亲常说:“糟蹋粮食是要遭天谴的。”这句话如烙印般刻在我们心底,让我此生都懂得珍惜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。

油灯下,母亲的巧手总在飞针走线。她要为我们弟兄俩做衣服,为舅舅和两个表弟纳新布鞋,好让大家穿着体面过年。晴天里,她糊鞋帮、叠鞋底,将碎布一层层粘牢压实;到了夜晚,煤油灯的光晕映着她的侧脸,她手戴顶针,一针一线地纳鞋底,线绳穿过布料的“嗤啦”声,常常伴着我不眠,又在我梦中回响。每想到此时,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诗句便会在我心中涌起,字字句句都浸着母亲的爱。

母亲这一代人,坚韧不拔、执着前行。他们用汗水和坚韧,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幸福生活,这份恩情,我们永远不能忘记。

眼下,霜寒依旧,只是那个为我拾棉叶、纳布鞋、遮风雨的人,已驾鹤西去。唯有思念如冬月的寒风,从未停歇,萦绕心间,直至永恒。

